

普外書

桑韓醫談

坤

庫文閣内			
九	二	和	
五	四	書	
函	九		
二	二		
七	三		
架	冊	號	類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923
冊數	2 (2)
函號	195 3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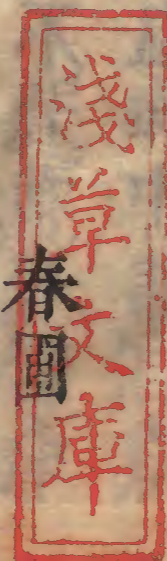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桑韓醫談卷下

啓



雖附治於論末恐倦看仍拔公之然是亦袖
來尊公有意誰之否伏冀阮眼爲一青而下金
言一句尊教以生灰之要何賜加之僕依有嗜
醫癖不恐吐露方寸嗟醜難不知有甕外之天

耳

治法

脾胃

桑韓醫談卷下

〇六

丁

內經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
又曰真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是
以東垣老人補腎補脾之格言出焉龔氏曰人
之有生不善攝養房勞過度真陽衰憊坎火不
溫不能上蒸脾土冲和失布中州不運是致飲
食不進胸膈痞塞不食而脹滿或已食而不消
大腑泄瀉此皆真火衰弱不能蒸蘊脾土而然
古云補腎不若補脾講補脾不若補腎腎氣若
壯丹田之火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則

能進食矣

治法以八味丸料加參朮

予因茲有所得者腎間

動氣也知此動則熱者清之實者瀉之虛者和
之補之且有可緩者有可急者一人年五十因
脾胃虛憊患腫脹診脈緩而無力一醫曰胃氣
一虛則十二官職失其所故傳送失常腫脹起
與補中益氣湯異功散數月無効經半年而死
噫迂緩哉以東垣之金玉爲土塊也隱微之時
常用益氣異功節飲食絕嗜慾而攝養之則可
必治之緩則宜如此其症已發脈緩而腹脹苦

悶非溫補真火則脾胃何因治乎又一人年五十患腫脹周歲五月下流汗而脈之緩弱而腹脹一身腫大腹皮欲裂大便自利不能手服藥傷人以匙與之死在旦夕以爲丹由之真火衰微也以人參附子各一錢半白朮肉桂各一錢乾薑七分爲劑與之十五日大便調而小便不通強用之十五日小便如湧仲秋漸步初冬全安是以可參考焉又有陽虛陰火者宜據東垣而施治陽實者其治法在未發火之辨

補陽

一人年五十五勞役而感風寒服清熱解散之劑而後日日虛憊發熱自汗大便泄瀉足跗浮腫到危脈之緩按而無力心下空虛臍下之動虛微是命門之火衰而脾土虛寒也爲發熱者腎經虛火遊行於外也急可補陽以人參二錢附子一錢半爲一貼兼四君子湯加附桂爲大劑與之數貼而安張氏曰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以爲夫心者神明之舍君主

之官氣者聽其命而行其氣之化源在腎間之
真陽而為生命之根者也元陽子曰大道無名
非氣不足以長養萬物由是氣化則物生氣變
則物易氣甚即物壯氣弱即物衰氣正即物和
氣亂即物病氣絕即物死所謂氣者陽也一陽
舍于形而為生一陽滿而得常一陽去而失生
內經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言陰之所恃
者惟陽為主也孤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君主失
舍死生之機在陽之過不及乎

脉絕而生脉平而死

一人年三十夏月患熱治療更醫無効二旬後
脉如有如無手足厥冷口不語目不見耳無聞
身不能動為生為死察腎間動氣猶有呼吸
亦似有根而不迫於胃膈仍投以參附各十錢
進飲盡能轉身始求食手足溫和元陽復膈下
脉來五動與附子理中湯數劑而安非有腎間
動氣不絕者可生之理乎

一人年三十五霍亂吐瀉手足微冷脉虛微與

參附湯附子理中湯數貼無効脉絶而冷汗如
流兩手冰冷至肘且嘔而吐藥死在須臾以
爲雖無脉爲嘔吐者有升氣也知陽未絶猶瀉
心候之有腎間動氣之在聲音亦有根知是實
似虛與之以枳榔一錢而吐頓止手足溫暖冷
汗止而脉見連進三錢思食以不換金正氣散
調和而安非有脉絶而生者乎

一人年五十八吐瀉之後不食腹漸脹一塊橫
心下不時有嘔吐一醫爲傷食或爲疝氣治之

無効脉五動稍弱腎間動氣全無以爲命門
真火衰微而脾土虛寒食積不行也經曰壯者
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也素無陽氣之可行
故著何以消食順氣劑而行乎不以參附薑桂
宿砂之屬則無可治之理藥氣勝之則可治不
能勝之却愈爲嘔吐者不可治強與之三四貼
嘔吐猶不已予知其死仍辭去經二十日而告
終是脉平而灰之證乎

實似虛者或瀉之或和之

一婦年二十五平素虛人而有火之幾太歲與
八物湯而安仲夏患霍亂吐瀉脈之如有如無
吐後轉筋甚手足厥冷是暑熱燥經絡也以四
物湯加生地黄佐肉桂而與之一貼轉筋頓止
手足得微溫而有惡心脈猶前睡後白睛多甚
疲甚危一醫脈之曰不可治若以人參劑則有
可生之理乎舉家聞之驚哭遽爾與人參劑却
吐甚殆欲絕故又招予予以爲先用四物湯之
間有惡心雖轉筋安知是停食不盡然一醫以

脈如有如無與人參劑補住而益吐今雖脈弱
吐而衝心者陽之動也且心下按而爲痛臍下
動氣猶有力乃取症不可取脈也與之以不換
金正氣散加茯苓一貼吐止二貼思食脈漸連
續七貼而起床以八物湯調理而安虛中有實
者先和而後補之或先補而後和之虛實疑似
之間活殺在此乎

一人年三十患熱經日不解三更醫無效耳聾
舌焦黑不語其形甚疲而不能手服藥身不能

動以獨參湯而俟斃隣人恐其父母之悔而招
行而脉之兩尺虛微而猶有按心下則只繼
面如難堪予知實似虛急與調胃承氣湯一貼
出舌求藥二貼而能言三貼而思食後調理而
安

未發之火

一人年四十十月面色憂怠嗜臥微帶咳嗽
然人未病只飲食不知味而已脉之數按而無
力腎間動氣如有似無予驚而治之以四君子

湯加當歸宿砂或肉桂助元陽之虛兼以六味
腎氣丸加參朮一補元陽一補真陰而制陽實
每日如此服之如彈夫平一般不可偏勝若偏
於補陽藥多則陽旺陰消而壯火愈動若偏於
補陰藥多則陽氣減而懶動作彼亦知此理服
藥無忌至次年三月始安

假火

一人年四十患大頭痛二旬不已發熱眼赤頭
汗足冷使二人抱頭而猶難堪脉之緩沈診全

無其腹好按臍下動氣亦微予以為難經曰持
脉按之至骨舉指來疾者腎部也今沈診至骨
舉指全無者命門真火衰急以八味丸料為湯
加入參倍附桂進之二貼頭痛如忘二十貼而
安
一婦年二十五九月產而後口舌為痛大便澁
或下血至于春不痊補氣補血清熱之劑俱不
效諸醫技究羸瘦臥床綿延而至于五月以補
中益氣湯而手足浮腫發熱謔言脉數而擊口

舌愈痛或以人參白朮散絕食五日欲尿而動
身昏悶若死暫而甦其顏色蒼々帶黃一身浮
腫胃中動氣彈手臍下之動全無先哲曰口舌
為痛飲食不思大便不實者中氣虛寒又曰口
舌生瘡食少便滑面黃肢冷者火衰土虛也因
茲思茲素虛冷之婦數月得寒涼而命門真火
衰微不能蒸蘊脾土也急以參附湯又投以附
子理中湯八味丸加入參白朮進之五貼脉漸
收假熱悉去謔言亦止臍下動氣稍見攝養二

十日而安

陰陽如權衡

人病則欲使陰陽如權衡常則欲真陽有餘也

一人年三十五患熱病發熱耳鳴口乾舌漸焦
睡後謬語惡心嘔吐一醫與清熱化痰之劑則
吐之予知平素有痰火以六味丸料加知母黃
蘗與之二次吐頓止而後日晡發熱口舌乾脉
虛數而不食猶知虛中有火與清離滋坎湯熱
退則心神不寧寤而不寐元氣稍弱乃以異功
散助陽氣屢與之則陰火襲來又與滋坎或六

味丸料火勢緩則以異功散四君子湯加麥門
五味子一補陽一降火如此施治五六日客火
得汗而太後與異功散調理而安是以知陰陽
不可偏勝矣客問曰客火脉虛數無力其治法
如有所得然已發之火何以降火滋坎乎曰
客何不思之甚也已發之火其未發真陽先衰
故胃氣弱今患客熱者胃氣未虛故以寒涼而
安雖然不可失釜中之溫過用寒涼則冷而久
好生之客幸毋輕視

火極似水

一童仲夏患熱十三日不解一醫用和劑或黃連解毒湯不効又更醫以其脈無力與加味益氣湯熱愈甚於是招一脈之五動緩按而弱時又如數謔言耳聾口舌俱焦黑小便赤澁大便三日不通四肢厥冷予未曉虛實先以參朮與之一貼脈之愈弱四肢倍厥冷心曾苦悶難如何仍知陽症似陰按心下而問痛不痛不答而只有皺面難忍之色且臍下動氣有力愈曉

實熱急以防風通聖散與之一貼手足稍溫三貼而思食連進數貼熱減半以竹筴溫膽湯調理而安

斗文熟讀一過矣

敬答

斗文

所論治病用藥無違於古人之活套法可謂東海之天民也

又

防風通聖散風熱燥三者之總劑傷寒如此之症用之必効可謂高矣

啓

春圃

僕誤蒙褒獎嗚呼坎蛙之見安敢當安敢當還
慙愧明公忘長途之疲勞於仁術幸垂憐察而
告底蘊其恩高於山濶於海感激無已只恐
懷厚眷不問厭困仰願宥怨恨歸輶在明自此
會忽忽無盡懷鷄聲頻報今茲辭太明朝來可
拜謝耳

二日之朝訪旅窓

謹啓

春圃

昨夜不恐賢勞到于鷄鳴高教多端何時忘鴻
慈乎噫嘻海雲萬里後會難期臨楮惘然不知
所裁只願高軒平安入于三韓矣

復

斗文

昨夜偶逢吐論道今不忘行期甚忙正所謂萍
水相逢之事握手不忍別嗚响不成語連日好
存此外更無他言

金衣者牛黃清心丸

長者紫金錠

圓者薄荷煎

寫相別之衷

謹啓

春圃

臨別辱賜良藥三種感佩實深謹呈小白紙千
葉聊陳別意物雖些二甚幸冀笑納

桑韓醫談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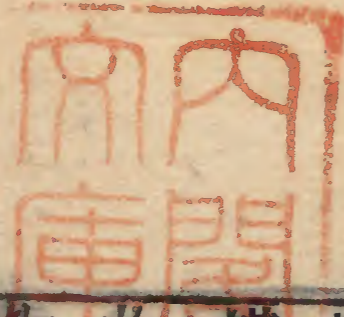
附錄

伯仲叔曰公歲家君以醫論治法呈于奇斗
文今讀之其所論撮自得之要故有難曉者
真陽之氣比以釜中之温湯其旨趣詳垂示
教

答曰人是小天地孤陽不生獨陰不成知陰陽
之過不及則其治法何誤焉上天賦人以一陽
故真陽之氣滿于血中而陰陽和平也蓋人之
腹內不温則不得常温中生熱則爲之病也用

桑韓醫談

寒涼之藥而太其熱熱公而要復于常之溫腹
內冷則用溫熱之藥而要復于常之溫不可有
過不及也熱者壯火之氣溫者少火之氣也故
譬之以釜中之溫湯少火之源寓于命門而爲
腎間動氣者也別以燈火之譬者告其衰不衰
而已
問少壯火之說以藥氣之溫熱論之今所示
教新以命門說之未知有所據乎
答曰少壯火之說王太僕曰雖承氣味而言人



之陽氣壯少亦然脾胃論曰經曰熱傷氣又曰
壯火食氣故脾胃虛而火勝則必少氣不能衛
護皮毛通貫上焦之氣而短少也天民曰天非
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其不可無
也此非少火生氣之意乎又曰火與元氣不兩
立一勝則一負言其不可亢也又非壯火斂氣
之謂乎且龔氏曰少心則少火也
本於張介賓命門之說探腎間動氣而告衰不
衰者也少火者一陽之溫者而其源在命門壯

火者病而所生之火也

是壯火也今獨云腎中

者以食元氣也

依丹溪介賓而偏有不取其意何者丹

溪說火動而不言命門之元氣介賓詳說命門

之真陽真陰而不言火動也予治療之間壯火

者依丹溪火衰者依介賓而說以少壯火者也

問以燈火比于元氣請詳示之

答曰內經曰少火難經曰腎間動氣是人身之

一陽先天之與我者也其根蒂寓于命門而為

水中之溫曰真火胃氣元陽真陽皆一也人

得常則少火生氣能為視聽言動飲食得之而

能消化矣我所以譬真火於燈火者以陰中不

可無也夫腎病而生火則似少火為壯火壯火

食氣故云燈火亦俱滅矣

問少火變為壯火今所示教少火者元氣比

之燈火然則元氣變而為壯火耶天民曰

陽虛者心經之元陽虛也其病多惡寒責無

火治法以補氣藥中加烏附等藥甚者三建

湯正陽散之類曰陰虛者腎經之真陰虛也

其病多壯熱責其無水治法以補血藥中加
知母黃柏等藥或大補陰丸滋陰大補丸之
類王注曰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
制陽炎也其意盡焉今示教之以命門指元
氣而不說心且云無水者勿誤滅真火也嗚
呼迂哉乞聞其詳

答曰空哉問我亦疑之數歲然今以先哲之格
言臨病施治而有所自得粗述其故夫少火變
爲壯火之理非真火變而爲壯火固真陽所寓之

地生火而爲壯則傷元氣也所論天民之語潛
思之有未盡其源也後人不分心腎一依于命
門也以六味腎氣丸制陽光用八味丸益火之
源且加人參則少火能旺真陽充塞而能生氣
脾土調和焉我親治之而有效者也初學謂元
氣元陽主心故以知柏制腎中之壯火熱速退
則心得常而元氣立焉是但知真氣在上者而
不知在下者也能知醫之人亦要以知柏制壯
火而不可損脾胃是世間之大法也是亦知真

氣生於水穀而在中未及于下焦也真氣之下

者氣化於精藏于命門以為三焦之根本者也

腎間動不見乎精氣神藏于心腎張介賓云元氣在焉

命門元神少火絕則神亦去焉真火者元氣陰

火者腎病而所生之火也外賓云腎熱骨蒸者以地骨皮者也陰

火加于真火則元氣在陰火之中是所以火與

元氣不兩立也故云以知栢勿滅燈火矣

問燈火之說得聞之然未能無疑故再乞示

教夫命門之火動者如燈火熾盛而其油盡

其治法增油則光焰自滅此非必然之理哉

答曰三子之心一如此我亦中年之意如爾等

而已夫壯火者所動之火也少火者人身之常

而為水中之溫為元氣世人只知壯火之為燈

火而不知少火之為燈火卒增油則燈火忽然

而滅矣故治法有一補陰一補陽使陰陽如權

衡也

又問東垣曰以脾胃為主以胃氣為元氣之

源火與元氣不兩立且元氣之賊又曰人參

黃芪益元氣而瀉火邪丹溪曰虛火可補參
芪之屬也僕等以養正邪自除之理火動者
強投參芪之大劑而無有功假火大熱者投
參芪熱速退然則東垣之語指假火言之乎
其治法示之

答曰東垣以胃氣爲元氣之本曰補腎不如補
脾矣胃氣者何也爲人身之溫溫生氣氣爲視
聽言動溫消化飲食其源在命門而爲腎間動
氣龔氏曉之曰少心則少火也復曰命門衰則

坎火不溫不能上蒸脾土也許學士曰補脾不
如補腎龔氏蓋因之以參附姜桂熟地之屬補
坎火則脾胃能消化腎水生茲矣坎火則腎間
動氣也人病脉如有如無不能視聽言動者動
氣絕則神去而灰也未絕而微如縷欲神脫者
得參附而動氣見則脉稍連續神復轉身初知
入始言語我以是曉胃氣之本爲命門之元陽
也能知之則陰火假火判然也哲人之語如合
符契王太僕壯水之主益火之源許學士補脾

一 參茸醫論
不如補腎，東垣補胃氣，逐陰火，龔氏一補陰一補陽，使陰陽如權衡也。以是可知之。且火與元氣不兩立之決，有下元陰火蒸々然者，加生地黃藥之語，非言假火也。丹溪之明，何可惑于假火耶？然後學者不辨真假，以陽虛陰火者，誤投參芪大劑，而託丹溪之語不曉。東垣之底蘊，故我言未發，火之辨者也。夫火之發也，有緩急，緩者以參芪當歸甘草兼服腎氣丸之類，則間得元氣稍盛，而元氣虛者一補陰一補陽，不可損。

胃氣而治之多難治，雖有大熱假火者，以參附姜桂則愈，詳察之可施治矣。

問今代之醫多高漢唐而不問宋元，取明龔氏之書曰語拙矣。今示教之有龔氏之語，其故如何？

答曰：夫醫者始于素難自宗，仲景以來經河間東垣丹溪而其道明備也。後世得之而補其不足也。今世雖因于四子之說，閱元明之方書而得其道，漫好高說而耀技術，俗耳龔氏之書雖

百其文拙何可及之乎廷賢者惟詳于治療也
知少火在命門蒸蘊脾土且說腎間動氣陰虛
火動者要一補陰一補陽令陰陽如權衡不偏
補偏瀉而能曉虛實者也嗚呼高說而卑龔氏
者有不知其蘊奧偏見之弊之所以也

問然則高龔氏乎否

答曰不然夫察虛實之要也以真陽之氣見于
面者識神色能聞能問詳脈而正心下之虛實
且探腎間動氣識得之自軒岐以來歷代之名

醫察灰生之要不可過之能識之則有漢唐巢
而今代高者乎何專依龔氏只可取哲人所得
耳

問時珍取王米之語說陰火陽火曰陰火者
得濕愈焰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炎焰銷天
今世之醫因此語見陰火則有以參附大劑
者此理如何

答曰空哉惑于王米之語耶夫有陰火有假火
俗不知分二物偶有假火者而投參附光焰頓

退則以為此理適中也復見陰火曰龍火之熾
盛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焰火共滅也卒投參
附姜桂之溫熱不日而灰何為其愚哉前人謂
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藥方以之療病非不
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灰生則與知經學古
者不可同日語矣豈不真乎東垣治法曰兩丸
冷前陰痿弱陰汗如水小便後有餘滴尻臀并
前陰冷惡寒而喜熱臍下亦冷者固真湯之中
以龍膽草澤瀉知柏之寒冷又曰婦人經水不

正如右尺脈按之空虛是氣血俱脫太寒之證
輕手其脈數疾舉指弦緊或澁皆陽脫之證陰
火亦凶見熱證於口鼻眼或渴此皆陰躁陽欲
先去也此法當大升浮血氣切補命門之下脫
也升陽舉經湯人參黃芪肉桂附子熟地之太
溫為主佐以升浮之藥我以是常歎息嗚呼庸
醫說東垣者只知補中益氣湯惑飲食勞倦傷
脾胃而不知所以胃氣之見傷所施平和之劑
而不至于補瀉溫涼之險處是不求其本之故

也李氏之明持脉如此其温可及也其寒不可及也今人何得知之乎予常見富貴之人就暖喜補恐寒惡瀉醫亦隨俗衞婦見虛則不分論陰火假火偏投人參陰火得補陽獨旺不知使陰陽如權衡惟恐參附不及也孤陽不長而死雖死不曉其理也彼常高漢唐巢元明之醫及此時遽爾曰虛證不受補者不治也噫嘻不顧之甚哉

問僕聞無胃氣者雖參附不能尅化故死是

虛證不受補者不治之說也然別有所見哉
答曰詳哉問予亦以治法言之夫醫之察死生也不可不踏霜知堅冰古云無胃氣者死矣不能尅化藥者多疾之末者也未有說其末不言其始者也請我言其始所以知不受補者診脉察心下虛實探腎間動氣詳于治法而後可無疑耳斷死生之工夫不可容易也予所潛心者不過之一婦年三十經斷五箇月壯健如常而神色稍患聲微嗔予季春之間診脉虛而漸數

腎間動氣進而小也是陰陽虛而有火其法可
一補陰一補陽而治之故予以參朮之屬則面
赤而耳鳴以熟地麥門五味之屬則停滯于胸
膈予以爲此婦必到秋臥床是虛證不受補者
也治療十日說其死於親屬而辭去到于九月
告終又酒色過度之男年踰三十冬間患腰痛
以十全大補湯稍安未全孟春臥牀午前陰
囊冰冷午後面赤發熱到夜汗出而解日日如
此數更醫八物湯大補湯補中益氣歸脾四君

六君等無効或以腎氣丸料則減食故不強用
之數月臥牀而自若予仲夏診脉虛數是亦陰
陽俱虛而有火予顧之倍加參附必可加熱雖
然如假火則有可生之理仍投以四君子湯加
當歸附子倍人參不經數劑而火壯故減人參
與八物湯腎氣丸料則停滯于心下是亦虛証
不受補者也辭去之後到秋外矣旦胃氣下陷
足跗浮腫者可以補陽治之然投參附不効者
死證也命門之火衰胃氣之源絕也此證有可治有不可治

得溫補陽氣行則足跗浮腫悉去而愈不愈者
有陰火而真火亦衰陰火不受參附故決而决
矣人有氣有血有痰有食有蟲有積有惡藥氣
者有客熱有主熱陽虛而有火見其虛而補之
則停滯于胸膈仍瀉之則疲且有虛實兼見者
一補一瀉一和之間可察真火之衰不衰又蟲
積之類有如其虛極而不受補者和之而間得
効如此者取證不可取脉也望察神色按心下
虛實而可決死生也我雖無良師之導銘心錄

骨以先賢之全言臨病以其適理者略備醫論
治法有其妙難以下口舌伸者嗚呼兒曹勉旃

桑韓醫談附錄 畢

[Faint handwritten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桑韓醫談附錄

桑韓醫談

三十七

吾黨春圃以治病施治按古人
之確論所為自得質請胡辨國
醫官奇斗文者編為一書附錄
與三子討論者需予其跋亦不
知醫則不能以一辭贊其公案
其事實於卷末云尔

正德壬辰初秋之望

岡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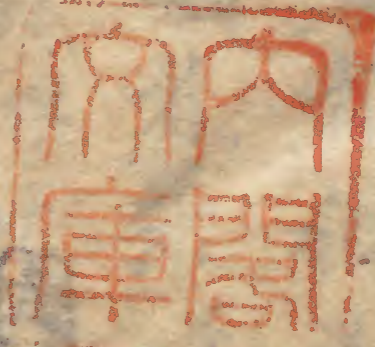
正德三年癸巳孟春吉日

皇都書肆

萬屋喜兵衛板行

天保九年

近衛...



Vertical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eal.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